

中华藏典（一）名家藏书

二

咫闻录

亦复如是

咫闻录

【清】慵讷居士 著

【藏书导读】

《咫闻录》是清代比较流行的笔记小说之一。此书作者未留下姓名,而自署“慵讷居士”。慵讷居士的生平不详,但根据此书的《自序》和书中的一些文字看,他为浙江人,曾游幕各地,侨居广东羊城。

《咫闻录》共有 10 卷,收录了 1000 篇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大部分都是记叙怪异之事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艺术上多模仿《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笔记小说,情节单纯,语言简洁,用词古朴,而讲究文学性,但收录最多的是讲因果报应的故事。从作者的主观目的来讲,是想通过这类故事劝告人们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即使做了恶事也要及时改正。总的来说《咫闻录》的内容比较庞杂,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东西。我们在阅读中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使古代的东西为我所用,为今所用。

叶德辉观古堂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叶德辉(字焕彬,号直山、直心,湖南湘潭人。叶德辉 18 岁时中进士,因不乐仕途,不久便弃官回里,走上了以藏书、著书、刻书为要务的道路。叶德辉的先世已经有些藏书,因耳濡目染,他也养成了嗜书之癖。不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都随时搜罗,先后获得袁芳瑛卧雪楼、孔继涵红桐书屋等家藏书不少。到宣统三年时,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 1000 余部、10 万卷左右。入民国后仍继续增加,估计在他死前已超过 10 万卷。观古堂所藏宋、元精本不少。其中尤以北京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为最,叶德辉称“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此外,还有宋本《南岳总

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等书。叶德辉虽爱惜宋元槧本,但从不自好于此,注重一书版本内容的好坏,远过于讲求版本的新旧。叶德辉不仅是著名藏书家,也是近代著名学者,他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因此这两类图书很多。他尤其重视清朝人的经义著述,对乾嘉诗文集也搜集比较齐全。咸丰年间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杀死,其藏书也被攘夺部分,不久他的一个儿子突然沉迷赌博,竟将叶德辉源年心血所寄的藏书押注而光。叶德辉著述极多,最著名的是《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此书的撰述是他鉴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来藏书家的遗闻轶事,乃另辟蹊径,撰辑历代版刻源流及校勘故实,以补《藏书纪事诗》的缺略。《书林清话》和《藏书纪事诗》一样,各是近代关于版刻及藏书的巨作,备受后世推崇。

自序

志怪之作 ,始于《山海经》 ,后世仿之不下数百种 ,或借此以抒情怀 ,或搜罗以博闻见 ,或彰阐以警冥顽 ,莫不有深意存焉 ,非徒以醒睡眠、供谈笑而已 ,然总不出古人范围。予资鲁笔钝 ,未尝学问 ,虽博闻强识 ,月亡所能 ,而又不求甚解 ,惟闻怪异之事 ,凡可作人镜鉴 ,自堪励策者 ,辄记之而不忘 ,盖由性之相近而然也。今夏赋闲羊城旅馆 ,适有采薪之忧 ,不可以风 ,回想从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 ,偶焉成篇 ,藉以养疴 ,积之月余 ,裒然成帙 ,辞粗笔率 ,较之古人垂唾 ,万不及一 ,真所谓狗尾续貂者也。以故藏诸书筐 ,不敢出以示人。因朋辈怂恿 ,聊以登之梨枣 ,知不免诒诮雕虫尔。

道光癸卯岁孟夏慵讷居士书于痾鹤轩

咫闻录卷一

谈 三

谈三，开平人，瞽目，家贫，竟有绝技。寓居广州府城。傍晚，一肩负大布袋，装笙箫琴笛，锣鼓铙钹，凡和音叶律之物，无不齐备；一肩负木架，右手持唢呐，左手携竹杖，索隐摘埴，凡闻铙音一声，即谈三来也。欲试其技，则呼之入室，以席布地，架悬大锣，将大钹小钹锣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会，口吹唢呐，肘敲大锣，右足撞钹，顺击教锣，左足敲鼓摇板。在门外闻者，不知其几许人也。吹打尽则戏曲齐来，口唱各调，手弹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净丑，声音毕具，遇武戏则大锣大鼓，恍如杀退贼兵，班凯回朝，更觉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无不有用，且各出其奇，并无合掌雷同之弊，虽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亦不能造于至极。问其从何学来，答曰：无人传授。小时无目静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试撞击，各得其音，则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则复加。所难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变化，如左足击鼓，右足敲板，鼓还鼓音，板还板音，方谓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于两手而两得其音，况于足乎？两手得音，固非易易，况两手两

足而各有音乎？两手两足得音固难，而况欲轻重捷徐，不出夫调乎？是必静坐揣摩，听音学调，乃得之矣！此真所谓五官并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静不乱，心清不淆，可学之矣。”对曰：“不然。彼无目而拜吾为师者，不知凡几。教以秘诀，传以心法，竟无一就。是盖半由天授，而非可纯以学而能之者也。”

章 生

乾隆己酉科，有镇海县章生，入闾染病，归家，月余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马某来，当回避。”马某者，同邑廪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执拗乃尔也？”其妻乃出。听，似有二人言，窥之则无。马曰：“我在薛将军庙，充当买办，将来兄当判官。我代兄求，不知能脱否。”须臾静寂，妻入。其家田佣负耜，茫茫然归。问曰：“我相公病若何？适在田上，见马某行过，说相公当薛将军庙判官。”左邻亦二章秀才，闻而出喝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佣曰：“方才马某说，薛将军庙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当。”邻生不觉毛骨悚然。越日，马某复来，又令妻避。听言曰：“事难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来复后，其妻遣人访查薛庙，寻至慈溪县章桥，拆建薛庙，好事者添塑判官六，分列两旁。归以告其妻。备肴往祭，见一判官逼肖夫形，其妻痛哭几欲绝。泥判官亦似有欲泪意。噫！买办，贱役也；判官，胥吏也。而冥中爱斯文，一以秀才当之。良以晓明大义，不肯稍涉苟且云。

屠板生珠

广东十三行街,为西洋诸国贸易之所。岸有赵屠,设案市肉,历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愿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银至,屠曰:“前言戏之耳。子欲售,必须重价。”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价百钱,今计数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宝也?不售恐错过时候,售之疑价太贱,游移未决,迁延三年。鬼子回国。屠恐人窃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复来问,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后,携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价,须求其异。”鬼子曰:“内有大蜈蚣,日饮猪血,已有定风珠,诚稀世之宝也。必得养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韬晦。”屠不之信,劈案视之,果有蜈蚣一条,死焉,口内衔珠,白如鱼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计相左矣。

猴子贼

江北田家,畜一猴,见人玩耍则学之。因教以窃取诸物,相为戏笑。一日,脱锁逸去,奔至邻家,窃得手镯首饰,回献主人。田叹其灵慧,乃作布袋,悬猴项下,教令装物,遂无所不能。由是左右诸大家,频失重物,不疑此猴为盗。鸣之官,往勘,并无失窃情形,责捕踪缉,亦无从破案。数年来,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处栖焉,不复回家,田亦无法收之。商之猎者,以下而御高,固非易事,况匿在塔峰,非枪箭可

怨

施。商之鹰人，以捕雉之法捕之。猴见鹰来，两目睜圆，仰卧塔顶，此以翅击，彼以爪抓，鹰之勇焉能及猴之灵，翅击三四，力脱，为猴抓住，分其身而毙者甚多。一日，有童子携小鹰至，见猴在塔上，即欲立飞相攫，遂放之。鹰鼓翅直上，高塔丈余，回翔审视，忽然横飞过去，其疾如矢。只听猴大叫一声，众哗然大笑。逾时，鹰复鼓翼射去，见翅上有物，簌簌而下。猴以爪遮目。鹰乘势奋击，掷于地下，猴首碎而殒，其布袋犹系项前，而鹰之翎毛，尽有灰沙。田以猴起家，而以鹰致死，心有不忍，为之埋焉。

刘 议

刘议，旌德人，读书未成，落拓不羁，贫病。村口有土地祠，甚灵，香烟缭绕。议俟无人烧香时，到祠跪祝曰：“神灵最著，有求必应。某贫窶极矣，乞神赐假银数两，暂救一家残命。”祝毕，取筊曰：“如蒙俞允，赐一胜筊。”投之地，果一阴一阳。议以神许，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后，有同族弟刘汉也。汉知议乃书雾，听其祝告何事，听毕暗笑：议真痴人，神有何银可假？明晚必来神前缠绕，图设计玩之，以博一笑。径至锡铺，嘱以锡熔成盐劈子两锭，私置神炉，稍露银形，彼来见之，必摸去也。次日，依计而行。手持假银归，置于房中桌上。其妻燃灯进房，见桌上纸所包者，不知何物，启视之，乃银也。妻不识银真伪，第见银光可爱，藏之，开箱取换。汉不知其故。次晚，将银潜装神炉，仍在座后俟议。议果来礼拜跪求，起见炉内露有银形，摸得一锭，视之果银，再摸，又得一锭，喜极，叩谢而去。

汉疑明日议赴肆易钱 ,恐以使用假银送官 ,以戏而陷人以罪 ,
 过在己矣。早起瞰议过市入肆 ,汉遥喊曰 :“假也 !”肆人竟易
 之以钱。汉过视 ,果白镪 ,叹曰 :“吾村土地神 ,若是之灵也 !”
 即以实告。议归 ,备牲醴酬神。汉归家 ,告其妻 ,妻曰 :“昨汝
 之银 ,吾爱新锭有光 ,故换之。”取出还夫。汉曰 :“以玩而真 ,
 非议窃取 ,不便与论。然神之灵 ,竟有如此之极耶 ,可不虔以
 崇祀与 ?”四方闻其事 ,香烟更盛于前。

水车度鬼

腾越近缅甸处 ,四面皆山 ,开垦后 ,始有居民。有徐四郎
 者 ,乾隆间 ,宅内平地陷 ,涌出白镪数堆 ,遂成巨富。广润屋
 宇。欲于山深处 ,募人开垦田园 ,虑无灌溉 ,虽有一线溪流 ,涓
 滴不多 ,于是两岸筑土 ,层层垒石相拒 ,使水不能直下 ,蓄积成
 河 ,溪流更急 ,障以树木。因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 ,乃为水车 ,
 轮大丈余 ,周围斜系竹筒编架 ,逆竖水中 ,置有机关 ,复成接水
 木槽 ,长可三四丈。轮逢逆湍即转 ,竹筒吸水而上 ,到槽而出 ,
 顺流于田 ,昼夜不绝 ,无须人力。名曰水翻车。而山畦高町 ,
 竟无旱涝之灾。于石桥旁场圃间 ,建祠设醮 ,数日而成。后四
 郎梦人语曰 :“此处离酆都甚远 ,冥宰纵有恩惠 ,一时不能骤
 及。我等在此数千年 ,受尽苦楚 ,蒙君荐醮 ,又设转轮 ,若再超
 度 ,君可获福。”四郎曰 :“余之水车 ,为耕稼而设 ,何言转轮 ?”
 对曰 :“冥间闻君水车甚妙 ,欲仿此式 ,添造转轮 ,送十殿中去 ,
 使远处冤魂 ,早得超生。”四郎惊悟 ,虔作醮事。后梦前人来
 曰 :“冥府已添转轮殿矣。加以君之超拔 ,我等罪孽消释。君

子功德无量矣！’拜谢而出。后四郎寿至九十，临终遗训，令世世子孙，礼佛不衰。

无衣人

黄山上多仙迹。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栖于石室。见一无衣人，披发至地，爪长八九寸，遍体生毛，足长二尺许。惊异再拜，访问长生之术。其人了无顾盼，惟大笑一声，响震山谷。倏忽晴霁，穿林越涧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复遇其人。谓之曰：‘汝患脚疯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热如火，摩顶放踵。于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数十枚，令跪吞之。取树间松毛，锋利如针，刺足，脓流而成穴。樵子朦胧睡去，醒而疾愈。回视无衣人，已不知所往。问于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则见其狐裘蒙茸，尝听其歌曰：非圃非农，无夏无冬，餐霞饮露，逝水淙淙，至真可乐，富贵庸庸，彼薄幸者，莫蹉我踪。’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从化县，在广东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过之，至更许，欲止宿，苦无旅店。忽见林薄中，灯火荧煌，有人衣绯衣，戴金幘，仪仗鲜明，前呼后拥，队伍整齐，鼻舆而出。客讶不知是何官。客惧不敢行，伏于林中。比晓，问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则脱衣变为斑虎，大声哮吼而前。行旅戒途，

子其幸免！布客闻之，不觉胆裂心寒，毛发直竖。呜呼！聪明正直为神，虎欲食人，岂能成神哉！今其出也，俨然赫弈之形，何至脱衣幘而食人？是盖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龙伏虎之术矣！

鸡 毛 鬼

贾评、贾询，兄弟也，世居乡村。评负贩为业，娶妻而贤。询素以浪荡为事，衣食皆仰给于兄，且多匪僻之为，屡戒不悛。一日，评外出经商。询广收鸡毛，嫂问何用，对曰：“将以渍水浇花耳。”遂于暗室中，用麻线穿鸡毛编织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盖周密，仅留两眼小孔，以便外观。夜半披之潜出，遇富室，则越墙穿窬，偷取衣物；遇负载人，则趋奔邀劫；遇空手，则作鬼声，蹲踞于地，人见其毛衣蒙茸，信以为鬼，惧而避之。于是同里乡邻，频频失窃，并传有鸡毛鬼为害。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织布，闻庭中有悉索之声，窥见人影在地，乃大声疾呼。询恐识破，无颜见嫂，开门奔去，遗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询不应，犹以为出外未归也。邻人闻呼惊起，群相过问。嫂告以亲见鸡毛鬼，今有一块遗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众逐之。询情急飞逃，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内。众皆抛砖掷石。池浅泥淤，身不能动，众击而毙。昇尸上岸，乃询也。嫂以夫弟不贤，流为匪类，虽死由于击，究之击由于窃，不便报官，连累乡邻，买棺殓埋。书致于夫，评曰：“吾固不知弟之败行，今死于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辈，暗出暗入，恐人知觉，控送到官，是怀刑也。今贾询

以鸡毛砌身 ,复护其面 ,使人不识 ,尚有耻也 ,设有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者 ,可以感格之矣 !

无无老僧

江宁太平门外佛国寺 ,乾隆二十五年秋初 ,来一老僧 ,庞眉素髯 ,相貌奇古 ,言自峨媚山来 ,法名无无。不念经 ,亦不长宣佛号 ,惟饱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间 ,出门募化干柴枯树。人以为炊煮之用 ,多寡与之。约积有二十余捆 ,运归 ,不许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 ,对僧众曰 :“我将西去 ,可以火化。”自将柴叠架层累而上 ,高可数尺。午刻 ,无无僧身服袈裟 ,攀援上坐柴上。时围绕观者 ,不下数千人。忽一僧突出曰 :“我来我来 !”代为举火。俄而烈焰蔽空 ,火及其身 ,焚及于须。僧端坐不动 ,随手将所带观音兜覆蔽其面。烟焰上升 ,柴堆崩倒 ,空中见僧冉冉向西而没。嗣索举火之僧 ,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 ,并获舍利子十余粒 ,供于塔焉。陈丙齐目睹其事 ,为余言之。

猫 鬼 神

甘肃凉州界 ,民间崇祀猫鬼神 ,即北史所载高氏祀猫鬼之类也。其怪用猫缢死 ,斋醮七七 ,即能通灵。后易木牌 ,立于门后 ,猫主敬祀之 ,旁以布袋约五寸长 ,备待猫用。每窃人物 ,至四更许 ,鸡未鸣时 ,袋忽不见 ,少顷 ,悬于屋角。用梯取下 ,

释袋口 ,倾注柜中 ,或米或豆 ,可获二石 ,盖妖邪所致 ,少可容多 ,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 ,同僚馈干面十余石 ,贮于大桶。数日后 ,守遣人分贮。见桶上面悬结如竹纸隔 ,下视则空空然 ,惊白诸守。命役访治。时府廨后 ,有祀此猫者。役搜得其像。当堂重责木牌四十 ,并笞其民 ,笑而遣之。后闻牌责之后 ,神不验矣。晦庵朱子曰 :“神之灵 ,由于民之诚而结成之 ,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 ,则灵亦散 ,故众民向崇之神 ,守击而散之矣。”

徐 巫

滇黔风俗尚鬼 ,人有疾病 ,必延巫师 ;如有怪异 ,则降马脚。何言乎马脚 ?南方谓之马脚 ,北方谓之鸡脚也。有巫师徐姓者 ,邻人方流病 ,延视病源。徐言遇怪 ,理宜禳禳。徐虽业巫 ,其术不精 ,不过谋旦夕升斗之计耳。遂言择日跳神。先取老蛙 ,置空桑中 ,以为取信于人。方戚张某 ,往见之 ,以蛇易蛙。是日 ,徐率弟子至 ,婆娑夜半 ,华装伪作仙姬 ,拳一足作商羊舞 ,禹步作法 ,终夜呢喃 ,取童子以为马脚 ,鼓吹而至 ,观者如堵。徐戟指书符 ,手入桑中 ,将取怪物 ,忽被蛇螫 ,吞噬大指 ,钩牙呿舌 ,拳曲不开 ,盘于身上。徐痛呼号 ,弟子群击蛇毙。毒发血污 ,僵于树旁。弟子舁至徐宅 ,次日而醒。手肿如瓜 ,连伤其肱。延医调治 ,皮肤溃烂 ,手指尽脱。大病半年而愈 ,至今不复作巫。病者延之 ,喃喃敛手而退。此虽由于张之易蛇所致 ,亦由徐之巫术不精 ,骗钱活身之报也。安知非神之恶徐之伪 ,而使张为之焉 ?彼夫世之学技者 ,当自知分量 ,安

可以略得皮毛 ,即欲轻试乎哉 ?

文 姓 子

滇黔文姓 ,生二子 ,居山种菽。长喜儿 ,次欢儿 ,兄弟牧牛。喜于八九岁时 ,入山 ,频取鸟兽 ,捷如猿猴 ;获禽兽 ,则生啖之 ,率以为常。数年 ,四方鸡犬 ,每于人不知时 ,往攫取 ,劈而食之。或见之曰 :“茹毛饮血 ,上古之风 ,于今再见 ,今当水火既济之后 ,何能生食乎 ?”一日 ,喜偕欢去 ,游戏深林 ,曰 :“百兽百禽 ,味已各别。闻人肉美 ,未知何味。子之心肝 ,细嫩肥脆 ,今我饥馁 ,可能为我一果腹乎 ?”手扑欢儿 ,以尖刀欲挖其心。时值耕夫荷秧针至 ,曰 :“弟兄如此长大 ,尚博戏为耶 ?”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欢儿归家 ,告知父母 ,遂鞭扑 ,严禁喜儿不出。数月后 ,禁稍弛 ,喜乘间逸 ,攫欢儿至竹林深处 ,剖取心肝 ,吸血而食。其母讶欢儿久不见至 ,适喜自外至 ,微闻身有腥气 ,惊视唇上 ,尚有血痕 ,疑而询问 ,鞭得其情。其父寻至欢儿尸所 ,哭而瘞之。复用铁索牵喜儿于河畔 ,用棒击死 ,抛入深坑 ,水化其尸 ,以偿弟之冤。一夕 ,其父梦神示之曰 :“尔二子 ,冤仇也。前生喜本猎狗 ,欢乃狡兔。狗见兔则追之 ,兔见狗追之急而诈死。狗挝足以待主之至 ,谁知主至而兔逸。主人击之 ,误毙其狗。狗恨狡兔心毒 ,控之冥府 ,使之同生一家以报仇 ,此真所谓欢喜冤家也。”

绿萝山神

罗村周一寿,世居山中,宅围峭壁,无路可通。山腰有洞,远近望见,如临屋脊。有女名阿从,风姿娟秀,艳色轻盈,许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窥探者。女方惊匿,即有数人如飞鸟之飘落,恍惚牵去。见高堂大厦,曲庑岩廊,巨烛煌煌,憧憧往来,笙箫管竽,音韵铿锵。堂中有美男子坐焉。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女呼号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绿萝山神也。与子有夙世缘。得来此间,小有清福,窃恐人世未必有此乐音也。”因命左右呼女为娘娘。令姬出扶女入。始而惊恐,久而安定。室中金光灿烂,珠翠鲜妍,凡有异方宝玩,山珍海错,以及布帛菽粟,无不完足齐备。惟无寒暑,以花卉开谢、草木零落为春秋。每当桃花开时,美男子辄有事出,令人逻守之,惟恐女去。数日始返。女至洞口,遥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远在咫尺。虽见父母在下,灌溉浣濯,女极口大呼,声不能闻之于耳。欲通信于家,又无僮仆可遣。一日,夕阳将颓,满山红紫相间。美男子曰:“曾几何时,桃花又开矣!”有事又当去。洞中人不足供使,令尽随去,惟留老姬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见家园,惨然不悦,曰:“与其背亲而生,不如见亲而死!”飞身崖下,青草离离,若铺茵褥,身亦无恙,惟头眩目晕,匍匐而行。

先是毛家行纳币礼,请周筮吉以迎,周已报允。至期忽失女,寻觅不见,密访无踪,而彩舆已至门矣。计无可出。妇在侧曰:“事已至此,尚何讳?”周始实告。婿变色曰:“非匿女改

适，必叛夫背逃。”讼于邑宰。系周至，百端穷诘，竟不能得其情。惟选役四路侦缉，杳无踪迹。婿父以子年幼，尚可待聘，亦不穷追，事乃懈。后周夫妇在园纳凉，见女忽入，惊讯其所自来。女详述之。周急奔告婿家，乘夜静，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男子闻之者。次日，伐木作长梯，高出云表，牵萝攀藤，百计始达洞口。老嫗见人，走入石壁。随之入洞，幽深黝黑。进之，见草色迷离，并无堂奥，而野花纷郁，灵岫斑斓，迥异人间世界。

阴 阳 镜

山东微湖，相传有人取鱼，网重百斤，强曳登舟。见一石匣，铁封甚固，牢不可开。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启视，一小镜光彩灼烁，表里通明。正面照之，见天地人物，昆虫草木；反面照之，见阴曹十八层地狱，剑树刀山，牛鬼蛇神，尽在其中。相诧异间，忽雷电合章，风雨交作，人乃变色，头目昏晕，跌入水中。镜亦随手而坠，没水求之，杳不可得。后有土人取石匣视之，上有古篆，类秦汉文，镌“阴阳镜匣”四字。方知镜欲出匣，借人力而开也。

尤 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篱茅舍，读书其中，值春作兴，男耕女饷，率以为常。一日，遣婢采薪，至夜不归，寻